



河南十年儿童文学选

1949—1959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編 选 說 明

- 一、建国十年来，在党的英明领导下，我省文艺创作蓬勃发展，涌现出不少优秀文艺作者，创作出不少优秀文艺作品。为了总结我省文艺创作成果，向建国十周年献礼，特编选这套选集。
- 二、选集按文艺形式分集编选，计有：河南十年短篇小说选，河南十年曲艺选，河南十年现代剧本选，河南十年诗歌选，河南十年歌曲选，河南十年儿童文学选等八种。
- 三、較长的作品，如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长诗等，均未选入，所选作品，均是从1949年至1959年十年中，我省作者在我省报刊或全国其它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中选出来的。
- 四、作品目次，一般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，也有按题材、形式排列的。
- 五、在编选过程中，我們得到市、县文联，报刊编辑部，作家以及有关单位的热情关怀和支持，使我們的编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。但是由于时间的仓促，遺漏和不够妥当的地方在所难免，我們衷心地希望作者、讀者和各有关方面給予批評和指正。

河南省文化局

河南省文联

1959年10月

目 录

月光下	張有德 (1)
一头小猪	李 准 (13)
鍛炼	王振洲 (18)
靜靜的沙灘上	余 辰 (24)
夜明珠	段荃法 (33)
童心	段荃法 (38)
鸡	王青山 (41)
无私的蜻蜓	繼 乙 (45)
蚕	余 辰 (48)
新同桌	余 辰 (63)
盜馬	柳三朵 (97)
小紅軍	王化幼 (109)
我爱我的紅領巾	張有德 (153)
仙丹花	田中禾 (155)
我們赶羊上山崗	周西海 (185)

月 光 下

張 有 德

月亮象一面大圓鏡一樣掛在天上，照得大路明晃晃的。大路上有個十一二歲的少年，細條條的個子，圓圓的臉，敞着懷，走一陣跑一陣，跑得滿頭大汗。他是高小田，從城里買化學肥料回來了。

要是在平時，要是在白天，高小田走到這條路上，絕不會走这么快。大路兩旁都是小麥豐產田。那畦子，平得就象池子里的水面；那畦埂，直得就象算算術用的米達尺；那麥子，真是一塊賽似一塊。更可喜的是每一塊地頭都插有一塊大木牌，木牌上不但寫着豐產指標，還寫着豐產措施。高小田對每一塊木牌，都要仔細研究：“呀，指標這麼高，比我們還多一百斤哪！”“噢，他們的地翻得深呀！”“噢，人家施肥也比我們多哩。”高小田這麼熱心研究這些，是有原因的。因為他是第二中隊的小麥豐產委員，又是第三小隊的小隊長，他們小隊，就種有一分小麥豐產田。

要說他們小隊的豐產田，那在學校是赫赫有名的。去年他們種了一分玉米，不多不少，整整打了五十斤。算一算，一畝地該是多少？五百斤！團縣委還把他們的玉米穗拿到農業展覽館里展覽過。今年他們種的小麥，當然更好。可是很多小隊發誓要超過他們。說什麼“不怕流汗不怕累，堅決超過三小隊！”甚至还提

出他的名字：“拜老师，学經驗，坚决超过高小田！”起初，高小田和他的队员們还滿不在乎，“哼，洋鼓是打的，不是吹的，种地，这得有技术哩。”高小田他們的确有技术，他們的技术是从刘劳模那里学来的。可是你能学，人家也能学呀，各小队，都到刘劳模那里学习过，特别是一中队的中队长，簡直成了刘劳模的影子，走到哪里，跟到哪里，学的技术当然很多。所以，到现在，很多小队真要超过第三小队了。高小田和他的队员們着急了，特地把刘劳模請来，把他們的麦子研究了一番。刘劳模說他們的麦子瘦了，是喝水多，吃“飯”少，需要赶快上化学肥料。

上化学肥料，这得用錢买啊！他們現在，手里正沒有錢。要說，他們只要給学校說一声，給大队部說一声，問題也就解決啦。可是他們不，他們要自力更生。他們开了紧急小队会，来研究这个問題。会上有人提議回家拿錢，有人提議借錢，都沒有通过，因为那还不算“自力更生”。最后还是小胖子想了个办法：現在魚都出来了，借个魚网到小清河里打魚。这个办法一下就同意了，因为大家都喜欢捉魚啊！今天是星期日，上午他們打了一晌，送到食堂里換了錢。下午，小队里的人繼續打魚，高小田一个人到城里买化学肥料。

高小田以为只要有錢，就能买到肥料。誰知今年到处都搞丰产，化学肥料不好买。他到了农业供銷社，只見来买肥料的人，都是拿着介紹信，售貨員按分配的数字供应。他沒有办法，就向售貨員說：“姑姑，我們要的不多，誰只要剩一点就够我們用了。”可是售貨員說：“怎么会剩呢？我們要爭取全县小麦丰产，需要多少肥料啊！再說，我們是計劃供应，現在还不够哩！”高小田很着急，他繼續請求，“姑姑，你知道吗？我們是刘劳模的徒弟，

我們的地是丰产地呀。”售貨員說：“人家大面积的丰产地还没得上哩。”唉，算是没办法。高小田想回去，可是麦子怎么办呢？回去不得。他站着愣了一会，看售貨員正忙着，就帮她过秤，背袋子，装车，想等一会再同她商量商量。“姑姑，这个袋子让我背。”“姑姑，你放下吧，我来装。”售貨員添了这个小帮手，心里真高兴，也想帮助高小田，可是，她想了想，肥料都分配好了，数字也通知下去了，少给了誰，都不好。就这样，高小田等了两个钟头也没买上。他下定决心，买不到坚决不回去！他抱着头想办法。想呀，想呀，忽然想起来：找县委帮助！因为刘劳模常常给他說，刘劳模所以把地种得那么好，取得那么大的成績，是与县委的领导和帮助分不开的。县委一定会帮助我们少先队搞丰产田的。再說，县委秦書記还到我们学校的丰产田里看过哩，一定会給我們想办法！

“找县委，找秦書記！”高小田一边喊一边往外跑，在門口，差一点沒有撞到一个人身上。他正要向这人說“对不起”，一看却愣住了。你猜这人是誰？正是县委秦書記！秦書記四十多岁，体格魁偉，臉上常常帶着笑容，高小田一見就认得，所以稍一愣，就上前拉住了秦書記：“秦書記，給我們化学肥料！”可是秦書記把他的名字忘記了：“你是……”高小田連忙說：“我叫高小田，是高庄小学的，我們小队种有小麦丰产田。县委帮助刘劳模，也得帮助我们，要是不帮助，我們就丰收不了，那样保守派就会笑我們，算賬派就会‘算’我們。”高小田着急地說着，秦書記听了哈哈大笑。書記正是到农业供銷社檢查化学肥料发放情况的，他和售貨員一商量，很快就想出了办法：从分配给高庄社的肥料里，抽了一些卖给高小田。高小田买了肥料，也不顧謝謝秦書記和售貨員，就往回跑。紧跑慢跑，月亮已經出来了，他

哪还顧得看沿路地里那些木牌牌呢！

現在，高小田在月光下跑着，還想着秦書記。要不是秦書記，還真買不到肥料哩。將來那一分地要真丰收了，一定得給秦書記戴一朵大紅花！他把那化學肥料的小包舉到頭上，又往臉上貼了貼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你呀，到地里可得趕快把麥苗頂起來！為了你，我們真費了不少力氣！”

高小田跑到一個岔路口，突然站住了。面前的兩條路，一條是往他們村里去的，一條是往豐產田去的。是回家喊人呢？還是自己到田里去？反正今天得把肥料上到地里。今天要是上到地里，麥苗吸收了，說不定明天就會大變樣，叫所有的小隊都吃一驚。可是，回家喊人嗎？不，隊員們也許都睡了，唉，反正肥料不多，一個人干得了。他稍一思索，就向田里跑去。

他們學校的豐產地，共有五畝。這是學校為了培養紅領巾們的勞動習慣，為了讓紅領巾們學會種地技術，特地向公社要的。田周圍用高粱稈扎了高高的籬笆，進口的地方，扎了躍進彩門，彩門上有六個大紅字：“紅領巾試驗田”。田里除了各小隊的高額豐產田外，還有各種試驗田，如播種量試驗，播種期試驗，肥料試驗等等。所以，地里一行一行插滿了木牌牌。高小田他們小隊的豐產田，正在田當中，靠水井的地方。木牌上用紅字寫着他們的產量指標：畝產五百斤。

高小田來到田里，沒有立即開始工作，他太累了，坐到翹板式水車上喘氣。這翹板式水車，和小學校那翹翹板完全一樣，兩個人坐到兩頭，象做遊戲一樣，就能取出水來澆地了。

高小田聽劉勞模說過：上化學肥料，只要地濕些就可以上了，這樣肥料就會化到土里。于是他檢查了土的濕度，並抓了一把土握了握，能握成蛋蛋。他就決定立即動手施肥。他們的麥子

共有十畦，他怕撒不勻，打算把肥料分成十份，一畦一份。高小田正分肥料時，只見大路上一個人騎着自行車向這裡跑來。高小田想：“誰這個時候來干什么？別是誰來向我要化學肥料的吧？哼，不怕，要是誰來要，我就跟他去見秦書記。”

高小田看着看着，那人到他們地頭了，而且下了車，站在籬笆外問：“誰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高小田不答理。等那人又問了第二聲，高小田才聽出是秦書記。他順着田間的小路跑到籬笆前，伸出手喊：“秦書記，你到哪裡去？”

秦書記隔着籬笆一看，也認出了高小田，他緊緊握住了高小田的手：“又是你，高小田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高小田自豪地回答：“在上化學肥料呀。”

“噐，你可真積極，辦法又多。”秦書記稱贊着高小田，鎖上車子，進到了田里。他順手抓了一把土握了握，搖了搖頭：

“不行呀，孩子。這肥料需要有更多的水分才行，要不，是化不了的。”

“那怎麼辦？”

“到明天吧，明天把你們小隊里的人調來先澆水再撒。你不是小隊長嗎？”

“那不行呀，劉劳模說，早上一分鐘，就能多結一粒籽。”

“可是，上得不对，就會少結三粒哩。”秦書記笑着說。

“那，”高小田眨了眨眼想辦法，“我去打連環電話叫我們小隊里的人全都來。”

“連環電話？”

“是呀，我們每個隊員的屋里都有電話鈴，鈴一响就集合。”

“什么样的連环电话？”

于是，高小田向秦書記讲了他們的連环电话：每一个隊員門口，都扯有一条繩子，繩子上吊着一个小鈴鐺。如果你要全体集合，只要到第一个隊員的門口拉拉繩子，第一个隊員就会很快去拉第二个隊員的繩子，一直拉下去，隊員馬上都知道了。要是你只要几个人，或是只要誰，都有暗号，一点不会錯。

秦書記听高小田說完了，笑着說：“你們这个电话真不坏，只是不能叫电话，得叫‘繩話’，不是嗎？”

“那我現在还是先去打‘繩話’吧，你瞧，我会很快地把隊員們集合起來的。”高小田說着就想跑。

“先別去”，秦書記叫住他，看了看手表，“現在已經九点了。隊員們早都睡了，还是等明天吧。”

“睡了怕什么？为了丰产，誰都愿來的。”

“可是，”秦書記認真地說，“得让隊員們休息好呀，你是小队长，得关心隊員們。”

是呀，关心隊員。可是，化学肥料怎么上呢？那翘板式水車，一个人又不能推。高小田作难地說：“秦書記，只喊一个隊員來也不行嗎？只要有一个人来，两个人就能翘水了。”

“其实你也得回去睡觉。”秦書記温和地說。

“我才不怕哩。”高小田說，“刘劳模說过，无论做什么事，要想做出点成績，就得有艰苦的劳动！”他一轉臉，看見井边有块石头，高兴得跳了起来：“秦書記，有办法啦！我把那块石头綁到一头，不是就能翘了嗎？”說着就去搬石头。

秦書記一把拉住他，高兴地說：“高小田，你真有办法！好，既然你一定要夜战，別綁石头啦，我来帮你翘水！”

“您？”高小田一陣惊喜，“您不忙嗎？”

“我忙的就是小麦大丰收啊！”秦書記說，“來，把壟沟弄好，咱們干！”

月亮象一面大圓鏡一樣掛在天上。兩人把壟沟修理好，就開始耩水了。秦書記的力氣很大，耩起來，可還是很吃力，往下壓，不敢用力，怕高小田閃下來，往上仰，高小田又壓不動，還需要往上用力。高小田呢，耩着也不輕鬆：壓着費力，仰着擔心。不過，他們的心情可真舒暢。高小田為能和秦書記耩水而自豪，秦書記為自己能和孩子在一片工作而高興。所以越耩越快，清水嘩嘩流向麥田。溫和的春風吹到臉上，兩人心里多甜啊！

高小田看着地上兩人的影子，笑着說：“秦書記，你看咱們的影子多好玩，耩得多快！”

秦書記笑着說：“象個不倒翁。”

高小田哈哈大笑：“象個躍進馬，您是馬頭，我是馬尾。”

“對，象躍進馬，咱們正在大躍進。”

高小田听秦書記說話好象有點喘氣，忙說：“秦書記，您很累嗎？”

“一點不累，”秦書記說，“耩着多美，比坐飛機還美——不過，第一畦快到頭了吧？咱們看看。”

第一畦果然到頭了。他們開始施肥。秦書記看起來是老行家，他向高小田說：“要想施得勻，手眼都要准。手里拿多少，撒多少，撒多远，要有個約摸。看，手這樣拿。”秦書記教高小田。教好了，兩人就分開在兩頭撒，一會就撒完了一畦，肥料不多不少。於是他們就又去耩水。

耩呀，撒呀，十畦麥苗很快澆完了，肥料也撒完了。秦書記擦了擦汗說：“任務完成了，咱們可算是大躍進，現在才十點鐘。”

“咱們休息一下吧，”高小田說，“秦書記，您把衣服穿上，不干活，就会冷哩。”

“好，謝謝小隊長同志，”秦書記穿上了衣服，“你呢？還是快回家睡覺吧。”

“您不回去？”

“我還要到我的試驗田里看看。”

“您的試驗田在哪里？”

“小劉莊南邊。”

“噢，”高小田不滿意地說，“我表姐說他們那里土質不好，不成麥子。您在那里試驗，那怎麼能够收麥子呢？”

“試驗嘛，”秦書記解釋說，“就是要創造經驗，不成麥子，我們也要叫他高產豐產！我種了三畝，指標和你們的一樣，也是畝產五百斤。現在那麥苗嘛，小隊長同志，和你們的也差不多哩。”

“真的？要我去看看嗎？”

“歡迎，有時間就去看吧。”

“我今天就跟你去。”

“今天？”秦書記看了看高小田說：“明天是星期一，你還得上学哩。”

“不，一定要去，”高小田撒起嬌來，“明天清早老師學習，我們不上課。”

秦書記看見高小田要求這樣堅決，挺喜歡人的，他想了想，下了決心：“好，坐到車上，我帶你去！”

高小田坐到車子前面，秦書記帶着他在明晃晃的大道上飛跑着。一望無邊的綠色海洋，散發出多好聞的氣息，空氣多么清新！

“你喜欢在月光下看麦苗嗎？”秦書記愉快地問，“我可真喜欢……”自行車更快地飛奔，“那是第五隊的，比你們劉勞模的丰产田怎样？嘿，要是都照这样，咱們全县丰产还有問題？你說是不是？”

“一定能丰产。”高小田自信地說。

“哈哈……”秦書記一陣大笑，笑完了，又接着說：“你們生在这跃进的时代，可真幸福。你今年是五年級，到你中学毕业，你看咱們这里是什么样？那时候，你想到我的試驗田去，还用让我用自行車帶你嗎？”

“不，我們坐小汽車！”高小田高兴地說，身子不自觉地一搖，差一点把車子搖翻。

“完全正确！”秦書記拿稳了把，“可是，光有時間可不行，我們得大干！去年我們来了个大跃进，小麦亩产从一百五十斤提高到三百斤，今年，一定得再跃进，提高到四百斤！光看咱們这麦苗，不就很有把握嗎？”

“完全有把握！”

“因此，我差不多是每天都出来看小麦，有时跑得近，有时跑得远。很多的麦苗差不多都認識我了。它們吃饱喝足了，就会朝我笑，飢了渴了，就不愿抬头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，”高小田贊同地說，“麦苗要渴了，可真連头也不想抬，叫人看了怪伤心的。它要是生了病，就跟人一样，站着也沒有力气。”

“真的？好极啦！”秦書記多高兴，“你能看懂麦苗的气色，懂得麦苗的感情，看来，你比我下的功夫还大哩。你說，咱們全县的小麦，将来能不能全跟咱們的試驗田一样：亩产五百斤？”

“能！”高小田自信地說，“到将来，我們要把全县的小麦，种得比我們的試驗田还好！”

“我相信！”秦書記充滿感情地說，“我也是这样希望。你們一定会做到的！——扶好，咱們快跑！”

秦書記使勁蹬着車子，渾身热气騰騰。高小田在秦書記怀里，感到多溫暖！

“您累了吧？要休息嗎？”

“不累，你瞧，前边就是，已經到了。”

真的已經到了。这是一块很大很大的試驗田，至少有八十亩。周圍也是圍着高粱稈。四边四个跃进彩門。他們在一个跃进彩門前下了車子，向里边走去。他們来到一块麦苗最高的地里。秦書記笑着說：“看看吧，小麦专家同志。”

高小田蹲下摸了摸那麦苗，叫了起来：“秦書記，真不简单，比我們那麦苗好得多啊！你真保守。”

“怎么保守？”

“我們的指标是五百斤，您的至少五百五，可是你也只定了五百！”

“那我就学保守派說句話吧：‘別看我定的指标低，将来超額多。’”秦書記风趣地說。

“嗯，大概你知道这里的土質不好，才定得低哩。”高小田郑重地說，“你說說經驗吧！这不成小麦的地，麦子怎么会长得这么好？”

“主要經驗只一条：多施肥！”秦書記一边說着，不由地就坐下来，他真累了。

“那，就光是多施肥嗎？”

“当然还有新技术。”

于是，这两位小麦专家开始在交談种小麦的經驗了。秦書記点着一支烟抽着，高小田依着秦書記坐着。看样子，他們准备讲一夜。不过还算好，秦書記讲到种庄稼必須赶季节、搶時間的时候，他看了看手表：“噢，十一点多了！快，可得回去睡覺了。你媽媽也許在到处找你了。”

高小田虽然不想离开秦書記，可是他很聰明，他知道秦書記是最忙的人，就說：“是該回去了，您順那条路走吧，那条路最近。”

“不，得順这条路走，我还想看看刘劳模的麦田哩！”

高小田知道秦書記想送他回家，說了句“明天再去看吧！”就跑。可是被秦書記抓住了。

秦書記把高小田接到自行車上，帶起他就跑。他們走的是另一条路，一路上，秦書記又指着一块块麦田，向高小田介紹。因为時間晚了，他們到刘劳模的地头也沒有下車。一直来到高庄村头，秦書記才让高小田下来。

“秦書記，您就住在我們村吧。”

“不，明天县委一早要开小麦管理會議。”

秦書記走了。高小田站在村头看着他，一直等看不見了，才往村里走。他走着走着，忽然跳了起来：多好！秦書記幫我們澆麦施肥，又让看了他的試驗田！他想赶快把这件了不起的事告訴每一个隊員。嘿，打“繩話”去！他飞一样跑进街里。

可是，当他正要去拉第一个隊員門口的繩子时，他忽然想起了秦書記的話：“你是小隊長，要关心隊員們。”是呀，大家都在睡覺，把他們吵醒，多不好。还是明天說吧。他向自己家走去。

当他来到家門口时，只听院子里很多人在說話：

“哪里都問了，都沒有。农业供銷社說他早走了，他舅舅家，姑姑家，根本就沒見他。城关社办公室也沒有。”

“你們沒到咱們丰产田里看嗎？”

“看啦。来时，都在篱笆外边看得清清楚楚，里边一个人也沒有。”……

高小田一听就知道是他的隊員在找他。他們現在還沒睡，他以为他們睡了哩。他飞一样向家里跑去。

月亮象一面大圓鏡一样挂在天上，只是偏西了些……

（原載《长江文艺》1959年6月号）

一头小猪

李 准

在农村里，最美丽的时候要算五月了。

田野里，一眼看不到边的麦田，象海一样在微风里翻动着波浪；一片片葱绿的豌豆荚儿在诱惑着人们的眼睛。

往常，人们总是害怕孩子偷豌豆荚儿，其实孩子们这几年却非常好，象我们的村子吧！在通往村西小学的路上，就有好几块豌豆地。不管豌豆荚怎么样把它肥嫩的身子，向路上伸出来，向过路的孩子摆动着，可是孩子们却不去摘它。

这天晌午，小学校放学了。一排排的小学生们顺着浓绿的林荫路往家里走着。有一个叫小明的孩子，他是三年级的学生，是我们村子里的小广播员，他因为要到乡里取今天晚上的广播稿子，就一个人拐到村北的小路上，向村北头的乡政府走去。

小明虽然只有十来岁，却是我们村子里出色的广播员，一到晚上，你只要听到广播筒里响起了清脆的声音，那就是小明了。象抚麦呀，猪要打圈呀，打防疫针呀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他都能清清楚楚地把这些事情，通过广播筒送到农民的耳朵里。

小明在走到村边的时候，他突然在一块豌豆地边停下来了。这块地是军属田广爷爷家的地，豌豆长得又深又好，可是这时候

却有三头黑猪，張着又长又脏的嘴，狠命地嚼着新鮮的豌豆苗。綠色的液汁順着它們的嘴角向下流着。

“又是这几只猪！”小明在看到这三只猪的时候，气得眉毛都立起来了，他順手在路边拾了块石头，嘴里喊着“嚎！”向猪扔去。

一只大猪看見小明，就哼的一声扑甩着大肚子跑了。可是还有两只小猪，就象沒听见一样，嘴里哼哼唧唧地，一动也不动地一嘴一嘴啃着豌豆。

小明心里想着：“老家伙跑了，你們还怕！”因此越发生气，就又拾了块石头向猪扔去，只听得梆的一声，一只小猪跑了，另一只小猪在地边跑了几步，躺在地下不动了。

小明一見猪躺在地上不动彈，刷的一下，吓得头上出了一头冷汗，臉都急白了。他赶忙跑到小猪跟前看了看，小猪真的不出气了。他想哭，可是沒有哭，却咬了咬牙，拖着自己两条軟得象棉花一样的腿，悄悄回到家里。

二

“小明，你怎么不吃飯？”媽媽在吃飯的时候問小明。

“你們先吃吧！”小明象一段木头似的呆呆坐在院子里，脑子里翻来复去老是想着小猪的事情。

“誰惹你了？”媽媽跑过来看着小明的臉問。

“沒有。”小明慢吞吞地回答了一句。

“今天起得太早，着凉了吧？”媽媽說着摸了摸他的額头。小明扭了一下身子說：“不是！”可是眼睛紅了。

小明的姐姐这时在屋里說：“准是和人家打架了。”小明接着就怒冲冲地說：“你知道，你見我和誰打过架？”媽媽这时却